

# 《人生路不熟》：除了“笑声消费”，我们对喜剧还有更多期待

王雪璞

近年来,国内电影市场的“泛喜剧化”创作倾向尤为明显,以开心麻花出品为代表的国产喜剧影片既引领了观众的观影口味,同时也大幅提升了观众的幽默阈值。相较于《夏洛特烦恼》《西虹市首富》等前辈喜剧,《人生路不熟》既展现了不俗的喜剧制作水平,同时也暴露出当下国产喜剧创作的一些弊病。

## 颇有水准的喜剧制作水平

平心而论,《人生路不熟》在喜剧形式层面的打造堪称完整。既有《万万没想到》系列的专业喜剧导演易小星操刀,加之乔杉、马丽、田雨、常远、尹正等颇有观众缘的喜剧明星助阵,又有范丞丞、张婧仪这类流量新人作为颜值担当,还有张百乔、李宗恒等演员作为自媒体舆论保障。在100分钟的标准片长里,影片以公路喜剧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“阴差阳错、插科打诨”的搞笑之旅,从影院反映来看,影片笑料紧密,全场笑声不断,一个接一个的搞笑桥段让影迷毫无“尿点”。作为一部单纯的“搞笑片”来说,《人生路不熟》在制作水平层面无疑是及格的。

喜剧电影的创作策略很大程度上体现为:既满足观众期待,又带给观众意外。就这一点来看,《人生路不熟》采用了一个相当聪明的办法,影片用自成一体的公路片叙事模式,以老岳丈考察女婿为叙事线索,用密不透风的笑料桥段串联起一系列别具心裁的空间场所。譬如影片开头的海鲜市场一段,导演通过女婿认错老丈人的“错位”情境,用一种借鉴“成龙喜剧”元素的手法,在一系列阴差阳错的打斗之后,成功地在“猪肉冻人”的情节点达到了喜剧效果的顶峰。除此之外,主创团队也充分认识到电影是一种“互文本”。影片中,当一行人抵达浴场之时,观众席不约而面发出了笑声,以《屌丝男士》《沐浴之王》奠定银幕形象的乔杉此刻成为天然的笑料,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“互文本”挪用。当“千万大V”张百乔、李宗恒饰演的“油耗子”出场之时,影片又成功地与短视频



《人生路不熟》既展现了不俗的喜剧制作水平,同时也暴露出当下国产喜剧创作的一些弊病

受众结合为一体。可以说,在营造笑料方面,影片主创团队不可谓不用心良苦,借助声画的错位、人与环境的反差、空间有机布排喜剧动作等一系列手法,用一切努力尽可能将笑料的密度融进有限的片长之中。

如果喜剧片是一瓶饮料,那么《人生路不熟》绝对算得上是一瓶浓缩果汁,不仅喜剧味儿够浓,叙事调料的播撒也称得上可圈可点。通过简单而清晰的剧情预设、自带反差笑料的人物设置,成功地塑造了“笨女婿”与“霉岳丈”这一对儿银幕活宝,有意地切中了当下社会尤为热点的“婆媳纠纷”问题。可以说,从打磨一个标准国产喜剧的外壳来看,《人生路不熟》避开了雷区,做得可圈可点,影片够搞笑、够温暖也足够正能量。

## 悬浮化的剧情内容难接地气

《人生路不熟》的片名依然借鉴了《夏洛特烦恼》《西虹市首富》《李茶的姑妈》等影片所采用的“谐音梗”设计。“人生路不熟”同样有两重意味:人对环境陌生、不熟悉路是表层语义,潜在语义则是“人的一生,该如何度过?”的深层意义,主创团队试图通过一系列喜剧段落寓教于乐,升华出“人生选择”这一宏观命题。只可惜,主创团队想象很丰满,但实际的效果却并不尽人意。

首先,影片的人物设置就过于匠意,从而难让观众感同身受。影片有意从性格层面预设极具反差的角色,柔弱却会

武术的女儿、蠢笨却好运的女婿、剽悍却包容的岳母、威严却又滑稽的岳丈共处一堂,固然热闹非凡,笑料满满,细思却颇为不合情理,过于反差的特质融于一人身上,毕竟远离于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。除此之外,人物之间的关系互动也过于理想化与温情化。有网友笑称:“做女婿到这份上还能获得岳丈原谅并喜结良缘,简直离谱。”由此可见,影片虽然做出了足够的“笑果”,但这些“笑果”却因没有现实的根基从而难以让人信服,人物之间的碰撞与反应也过于违背常识,最终的结果也只能让观众发笑之后,一无所得。

其次,影片的情节内容也过于不合情理,从而大大削弱影片所营造的叙事幻觉。电影固然是造梦的机器,但梦绝

不是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。公路片叙事固然可以很大程度回避叙事的逻辑关联,但影片叙事的空间却与角色身份大相径庭。华丽浴所、房车基地、度假山庄等一系列高档场所的设计,显然与“大货司机”的生活习惯与经济水平不相吻合。“笨女婿”弄毁了“老岳丈”故旧的房车,最后仅仅是道歉了事,虽然为影片贡献了温情的氛围,但同时也想象性地缝合了人与人之间经济、文化、性格的差异与矛盾。回避矛盾的确让观众感到轻松,但同样也让观众感到虚假。

最后,影片的主题升华也颇为刻意,从而有流于说教之嫌。影片以片名“人生路不熟”为引子,试图通过一场滑稽之旅,展开对人生取舍的深度探讨。可惜的是,情节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支持这一深刻命题。为了展开探讨,影片有意天降了“油耗子”团伙作为反派人物,从而为影片营造叙事推力。但这一设计却不着边际,反派引出的危机情境不够惊险,情境也缺少足够的人性考验力度,更不能充分阐释“老岳丈”对“笨女婿”认识转变的过程,最终只能是强行拼凑,敷衍了事。

由于人物、剧情、思想的呈现上流于嬉闹而浅显,影片也不可避免地流于“悬浮”。所谓悬浮,本质上就是不接地气,用恩格斯的话说,就是没有再现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喜剧的本质绝不仅仅是嬉笑怒骂,而是一种笑中有泪的高级幽默,其间包裹着深刻的悲剧内核。

## 喜剧电影的未来在哪里?

上映12天后《人生路不熟》累计票房已过7亿元,但网络上的评价却褒贬不一。可以预见的是,国产喜剧影片很难再回到动辄二三十亿元的票房高峰,在电影市场历经数年的喜剧洗礼之后,观众也开始对喜剧电影产生审美疲劳,在这样的背景下,喜剧电影如何自我突破、自我革新以重获观众的认可,正是当下喜剧人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近年以来,中国影坛的喜剧人有一种错误认知,不乏大量的科班影人与跨界影

人认为:喜剧只是单纯的搞笑,是一场与观众互动的“笑声消费”。实质上,纵观世界影坛,无论是早年的卓别林、基顿、雅克·塔蒂,还是当代的金·凯瑞、憨豆先生乃至中国香港的许冠文、周星驰等人,喜剧电影绝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搞笑娱乐,而是饱含着幽默与哲思的艺术作品。

喜剧的核心是幽默,幽默并不是单纯的搞笑,不是拿着痒痒挠去挠观众的胳肢窝。相反,“幽默”是一种心灵深沉的触动,就像卓别林一板一眼地吃着皮鞋一般,幽默是反常规的,也是无声的宣泄,是主人公身处苦难而不自知的悲悯。笑声,只是幽默的一种结果,高级的幽默并不以让人发笑为目的,相反,它总是寓有声于无形,寓笑于泪,寓悲于乐。

喜剧的生命是创新,创新不一定是新的技术手段或是新的题材,而是一种不可取代的个人风格创造。纵观近些年的喜剧电影,犹如是一个导演重复拍摄的作品,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影片持续供应给市场,犹如让观众反复吃同一道菜,观影的体验也必然逐渐走向麻木,岂能让观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买单?

喜剧的本质是人道,就像萨特所言,人道主义是一种存在主义。所谓“人道”,正是要关心真正的、正在发生的人类的切身处境。也正如此,无论喜剧的形态多么多变,风格有多么突破,无论它采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有多么花哨的技法,它总是一种掺不得虚假的现实主义。只有真诚地展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,观众才能与剧中人同悲欢、共命运。倘若只是想象性地调和人类的矛盾,这样的“伪喜剧”,又怎能赢得观众的尊重?

总的来说,《人生路不熟》是一部有优点、但没有突出优点的作品。它固然是成熟的商业品,但却不能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,从头到脚接受一次精神的洗礼。就像一碗热腾腾的白米粥,固然能够饱腹充饥,但归根到底,还是欠缺营养的。所谓“营养”,正是高级的幽默、风格的创新、思想的人道。

(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讲师)

# 《漫长的季节》：反类型、诗意与生活化

项静

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讲述了东北小城桦林发生的一桩命案,由此串联起家庭、工厂和时代的故事。出租车司机王响的儿子多年前跟案件相关,死于非命,因为一起意外的套牌案,逃逸多年的凶手再次出现在桦林,王响和他的老伙计龚彪、辞职的老刑警马德胜组成民间探案三人组,踏上寻凶之旅。与严格意义上的悬疑推理剧相比,《漫长的季节》并未在案件的细节、侦测技术上过多展露拳脚,而是把重点放在细致的日常生活和宏阔的社会背景上,是社会派生活化的推理悬疑剧。

从人物设置来看这部电视剧,它是反类型的,常见的悬疑推理剧中的英雄人物回搬到没有特殊光彩的小人物。小人物一直是文艺片的通行证,他们更具有社会文化属性,包含着更为普通的你和我,随意的没有设计感的中老年穿着,大腹便便,凌乱的发型,漫不经心的互怼,他们游荡在未经特别修饰的房间、店铺和城市中心,仿佛没有发现凝视者的存在。当然小人物也有自己的英雄主义,符合罗曼·罗兰的言论,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认清生活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龚彪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,这是他的尊严和自信所在,房间里堆满了书,经常把弗洛伊德放在嘴边,在桦林钢铁厂是独特的存在,远大于途似乎指日可待。偶然戳破的生活真相,让他看到所爱的女人丽茹跟宋厂长是情人关系,他不顾代价冲向道貌岸然的厂长,从此断送前程。龚彪与丽茹结婚,生活跟周围大部分人一样过得并不如意,跟表姐夫王响倒班开出租车,妻子窝在家里给人做美容,见面就吵架拌嘴,给妻子允诺的好生活遥遥无期。但他乐观仗义、贫嘴又冲动,举重若轻,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,如此性格才有他私自拿走妻子准备开店的钱去买车的行为,以及后续跟王响、马德胜一起探案的行动。扮演者秦昊曾经是中国文艺片的一面旗帜,摇摇晃晃的画质中那些不肯妥协的文艺青年,到这部电视剧已经低到尘埃中去,洗去虚浮与焦躁,成为普罗大众的一员。

很多弹幕都说这部电视剧跟余华小说《活着》有异曲同工之妙,其深厚的悲剧性如王阳生前的那首诗歌所写的,“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”。重新回到桦林的犯罪嫌疑人,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悬疑和谜团,还有近二十年来桦林人的生活史。危机重重的工厂,面临改写命运的上一辈和他们迷惘的下一辈,空气中到处是撕裂和心碎的声音。二十年的发展抚平了很多创伤,他们穿越了个人痛苦,跟随时间和衰老的脚步,终于抵达一个相对平静的生活状态,龚彪和王响开出租车,老马跳拉丁舞,曾经仗势欺人的那科长,腰间绑上尿袋,人生似乎在这个时间点上全都一把扯平了。除了生活在暗影中的复仇者和罪恶恶极者,其他人都活得有一股乐观的伤感,上一秒还在为王响丧子失妻的悲剧落泪,下一秒已经进入三个男人一台戏的侦探搞笑场面。他们的生活,尊严被时代、事故打破过,但又重新粘合在一起。

三个中老年男人的热血探案组合,多少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泽,时光让他们重聚,也让他们收拾残部重整山河,重回一种生死相依互相认同的关系,重开一个民间复仇和侠义传统,于公是除暴安良,于私是跟往事和解。《漫长的季节》让悬疑卸去英雄色彩回到平庸的生活,生活的残兵败将们成为悬疑的破解者。王响是出于对儿子不明不白死去的不甘心,他开出租车除了生计之外,一直在追踪和等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马德胜有信念、操守和坚持,当年由于理念不合愤而离职,没有破获案件的各种谜团,是他一生的痛点。龚彪于公于私都是游离于悬疑故事之外的,从故事功能的角度来看,他才是芸芸众生的真正代表,像一个时间深处的游荡者和旁观者,被偶然甩进漩涡中的普通人。案件现场,王响积极地以治安先进分子身份帮助警察寻找线索,而龚彪不过是斜倚在自行车上乐呵呵看热闹的围观者,因为王响昏倒,他是被临时cue到去陪护的局外人。在龚彪与时代的阵痛过去之后,他的生活除了跟妻子吵架,跟药店的小姑娘搭讪调情,跟表姐夫交接班开车之外,简素到几乎没

有其他内容,养鸽子、买彩票是他所能想到的为数不多的发财方式。龚彪代表了命运的残酷无情,也代表了生活真实的一面,匍匐在社会底层再无其他火花,上天第一次眷顾他,让他露出几秒钟灿烂的笑容,就仓促终结了一个平凡好人的一生。探案三人组之于他,是从原来的生活中拖曳出来,重获存在,建立与世界的真实关系。三人行中,龚彪经常是搞笑担当,偶尔会拖后腿掉链子,但他在其中穿针走线,不离不弃。

法国哲学家夏蒂埃断言每个人都有两面,分别契合历史与小说。一个人身上所有能观察到的东西,他的行为以及通过行为可以推知的精神状况属于历史范畴;他的幻想的或者罗曼蒂克的部分,来自于人的小说性的部分。东北秋季金黄的落叶,明亮高远的天空,一望无际的玉米地,二十挂的钢铁巨兽般的火车碾过铁轨,充满想象的章节题目与适时响起的音乐和歌词,雪花飘落在每一人身上,他们对一切尚不知情的淳朴面庞,迎着光一一打开。但诗意不是给生活简单加一道花边,还包含着对生活本质的穿透与理解。王响与王阳父子之间隔着了一层玻璃打哑谜,彼此无法理解又不说出真实的想法,一度剑拔弩张。王响的老婆劝导儿子说,他们这代人被安排惯了,身上有个圈儿,总感觉自己应该按部就班地待在圈儿里,就那么走着,没有人问为什么,也没有人到圈外溜达过,连踩个线都害怕。王阳一毕业就要跳出这个圈,跟父母之间反差的角力,最后死于极烈事故。这个圈儿不仅仅是对上世纪的生活和桦林而言的,也是对所有人的一个预言,我们都生活在宇宙的局部,都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,也是月宫中砍伐桂树的吴刚。王响父子都喜欢诗歌,只不过王响的诗是轻松明快的打油诗,而王阳则是蕴藉朦胧的现代诗,穿过时间的长河,打油诗可能比现代诗更令人心碎,它们早已交叠在一起。另外,龚彪与王

响讨论过是否相信命运。实际上,在时代和命运划定的圈子里,他们基本上已经相信了。只是充满烟火气的地域生活,普通人之间的友谊、互助和理解,先天的幽默与自嘲精神,不断冲淡着这种时时升腾的虚无感。

浪漫与诗意还来自于生活中极致的情感。剧中的东北日常生活是热闹,充满欢乐、轻松与逗笑,从故事设置的角度来看,它往往需要极致的爱与恨,来平衡这种松弛。沈墨对港商、伯父伯母以及出卖她的殷红是彻骨的、无法调和的仇恨,她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个人复仇。傅卫军与沈墨之间,是残酷的处境中互相寻找与安慰,小时候沈墨为弟弟承担爸爸的责罚,成年之后弟弟为姐姐顶罪。王阳与沈墨之间是青春抵死的浪漫,在生死关头,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希望给沈墨。如果说青年时代的爱情牺牲来自于纯粹,而中老年人的爱情奉献则来自于时间馈赠的智慧和通达,在王响、龚彪两个男主角的爱情故事中,也都有出于宽厚和仁爱的成全之美,他们超越了简单的占有,忍受个人的痛苦,送出掺着玻璃碴子的蜜糖,他们不以当下为准则,而以生活和历史为尺度。

与最近热播的另一部悬疑推理剧《尘封十三载》类似,《漫长的季节》采用了倒叙与正叙掺杂,频繁来回切换的方法,有一种奇幻的不真实感。热浪回忆的普鲁斯特说,“经常忍不住翻回前页,看看自己究竟身在何处,到底是现在,还是回忆中的过去。”跟随来回切换,观众一方面跟历史达成某种情感共鸣,那个他们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世界就在眼前,另一方面又要在现实中去完成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艾何提到穿越一片森林的两种方法,一种是尝试一条或者数条可能的路线,以便尽快走出森林,另一种是漫步林中领会森林的景致,弄清楚为何某些路畅通某些路不通。这类来回穿梭的影视剧,使用了两种穿越森林的方法,在主导性的悬疑推理故事之外,其他的部分可以看作人们如何在时光隧道中漫步桦林,领悟生命独特的光影和景致。除了功能考量之外,这样的处理还创造了一种迷雾般的情绪,应和着当



热播剧《漫长的季节》剧照

代人对身在何处的短暂困惑:历史是否真的已经过去?现实问题的解决与通达的路径,是不是一个便利的假象?

在这些迷雾和奇幻真实之外,这部电视剧使用了生活化的语法,时代转型的阵痛,家庭内部的生老病死、亲子矛盾、爱情婚姻、生计困窘,个人从青少年

时代走出步入社会,从中年到老年的蜕变,都表述为生活化的“难”。这一点在二十年后的三个老友的故事中表现得较为娴熟,就像李宗盛在《山丘》里唱的,终于敢放胆,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